

文林 著
Canlan

烟

这是四个女人用理想、爱情、性和执著成就一个男人的故事
这是一群男人展现燃情岁月和一群女人付出一生真爱的颂歌

.....



文林 著 **Canlan**

灿烂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灿烂 / 文林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8

ISBN 978-7-80173-886-8

I. 灿… II. 文…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0511 号

灿 烂

作 者 文 林
责任编辑 陈杰平
策划编辑 梁 惠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18 印张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86-8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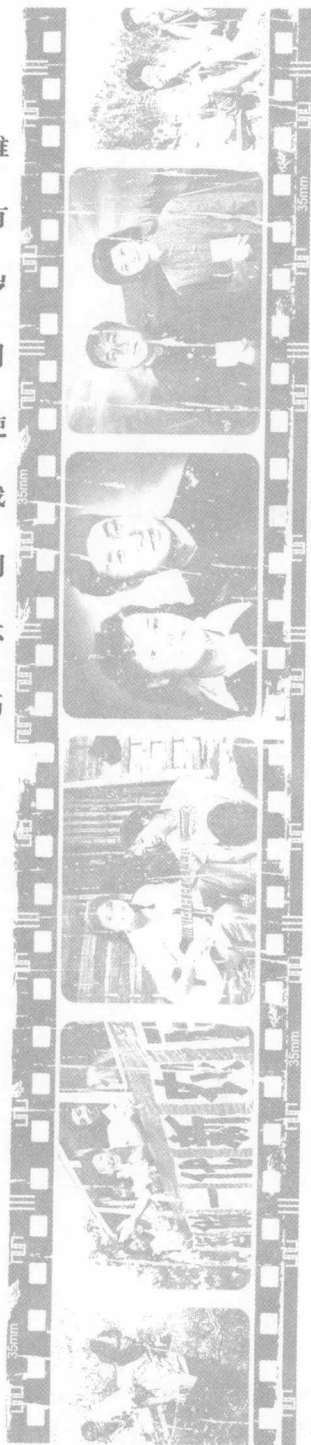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惟有岁月使我们不朽



目 录 contents

1967 年夏 /5

二十八中 /30

罗影回来了 /54

干校学习班 /77

初 恋 /101

六合公社 /126

1976 年夏 /150

上大学 /173

英 雄 /197

下 海 /220

在美国 /242

牛进军教授 /267

谨以此书献给我爱和爱我的人

1967 年夏

1

牛进军伸长脖子仰望那两棵槐树树冠的时候，整个院子就像是屏住了呼吸，没有一丝儿的响动。那时太阳正好当顶，院子的水泥地被照得白花花的一片，衬托得阴影里的厢房和堂屋格外的森严。

这是牛进军蹲守的第三个晌午，他的额头和鼻尖挂满了汗珠，汗水正顺着心窝子和背脊缓缓地往下流。牛进军用搭在肩上的汗衫擦了擦脸，弓着腰向树下靠拢，他要弄清楚那只麻雀所在的准确位置。

牛进军的确看到了那只从东北方向越过滚烫的瓦屋飞来的麻雀，那时他正把有些黏糊的弹弓手柄往裤腿上擦。他看到了麻雀急速的起伏和停在树梢上的颤动，由于两棵槐树栽得实在是太靠拢了，从上到下的枝叶都交错在一起，那只麻雀转眼间便掩蔽在茂密的树叶中没了踪影。

牛进军竖着耳朵瞪着眼睛在枝叶间寻找，既感到紧张也有些兴奋，他不禁想起两天前在王大英家厨房里打老鼠时的情景。王大英是牛进军的邻居和同学，他们在学校划男女生界线彼此不搭理，私下的关系却很好。那天，牛进军也像刚才看见麻雀那样，看见了一只老鼠窜到王大英家厨房的水缸后面，他止住刚要发出惊叫的王大英，随手操起一把用秃的扫帚，像猫一样地蹲伏在了原地。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王大英蹑着脚，大气不敢出地背靠在黑糊糊的墙壁上，眼睛紧盯着水缸后的那片黑暗，仿佛那黑暗里隐藏着的不是一只老鼠，而是一颗炸弹。

周围一片死寂，牛进军听到了自己和王大英的心跳，那是一种缩紧了等待，有些没底，也有些一厢情愿。人鼠双方就这样耗上了，直到后来王大英撑不住，脚一软栽倒在牛进军的背上，撞得牛进军也匍匐在地，眼看着那只老鼠打扫帚前跑过。

牛进军想着想着就有点走神，他用右手的拇指、中指和食指扣了扣软牛皮包着的弹丸，重新振作精神辨别枝叶间的可疑之处。几缕阳光从高处的叶缝中洒下，明晃晃的像是在地上的阴影里开出了许多的小白花。牛进军眯缝起眼睛，小心地观察着那几缕阳光照射的树梢，他知道，那只麻雀肯定就藏在这几根扎眼的树梢上。牛进军像数叶片一样地仔细排查着，终于发现了那只躲在两根树枝间心神不定的麻雀，他慢慢地抬起左手，将弹弓对着麻雀开始瞄准，右手扣紧弹丸，瞬间拉长了弹性优良的黑色橡皮筋。

牛进军还是击发晚了，麻雀在他松开右手的同时飞离了那根要命的枝条，弹丸穿过枝叶在空中挺了一段距离，便回落下来“当”的一声砸在了南面围墙外的瓦上。“哪个挨千刀的，塞炮眼的，不得好死的……”围墙外传来一连串老太婆的咒骂。

这是1967年夏的某一天，牛进军12岁，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刚刚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年夏天，“文革”已蔓延至香港，左派工会借新蒲岗工人事件发起暴动，东九龙地区实施戒严，香港遍地都是真假手榴弹；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欧共体”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宣布成立；以色列占领加沙走廊；英国著名影星费雯丽逝世；成昆铁路建成通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林彪、江青一伙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重庆市“造反派”以一夜间发射一万多发高射炮弹震惊中共高层领导；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趁毛主席离开北京，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牛进军站在两棵槐树间，望着半空中缓缓飘落的树叶，耳边一片空寂。那一天，牛进军还听到了红卫兵要来院子里揪斗罗影她爸的消息，他将弹弓斜插在短裤的裤腰上，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日你先人！”便穿上脏兮兮的汗衫，去了丁建国家。

丁建国住在隔壁的六号院，是二十八中红卫兵的头儿。丁建国告诉牛进军红卫兵要来揪斗罗影她爸的时候，牛进军正坐在自家院子里的槐树下，抱着一口搪瓷大海碗吃面。丁建国从洗得发白的棉布军装左胸口袋里掏出半截揉皱的纸烟，划燃火柴点上后说：“你

龟儿只晓得吃，你们八号院有走资派晓不晓得？”

“走资派？哪个？”牛进军傻看着一脸阴沉的丁建国，用捏着筷子的手揩了揩鼻涕。

“哪个？你龟儿偷看人家洗澡那个她爸。”丁建国抽着烟，露出一脸的坏笑。

“罗伯伯？”牛进军瞪大了眼睛。“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哦？”

“搞错个卵，你龟儿一点阶级觉悟都没得，还想当红卫兵？空了吹哦。”丁建国将抽得只剩一掐的烟蒂弹落地上，吐口痰走了。

牛进军有些迷糊，他望着丁建国远去的背影又揩了把鼻涕，然后嗖的一声将面条喝进口中。

牛进军来到丁建国家，第一眼就看到了住街对面七号院的胡二毛。胡二毛是丁建国的表弟，也是二十八中出了名的恶人，平时除了他表哥丁建国，对谁都不服。胡二毛见牛进军进来，便故意扯了扯左臂上的红袖章，然后将手里的帆布军用腰带拉出一连串的“啪啪”声，那样子很像一个老兵油子。

“怎么样？你娃想当红卫兵，下午就去挣点表现，把走资派罗局长的腿撇了？”胡二毛又扯了扯红袖章。

“你们到底要干啥子？莫搞凶了哦！”牛进军看着正对着镜子整理衣领的丁建国。

“小屁眼儿，你懂个卵！不整凶还整啥子呢？你龟儿以为看了他的女儿洗澡，他就是你老丈人了嗦？”胡二毛抬腿踢了牛进军一脚。

“我日你先人！”牛进军冲过去卡住胡二毛的脖子，两人倒在丁建国的床上扭打起来。

“打个锤子。走资派还没打，自己倒打起来了。”丁建国转过身恶狠狠地冲着胡二毛吼起来，看两人松了手又对牛进军道：“这样子，你等会儿去喊罗伯伯，就说他单位的车子接他来了，把他诓出来，免得你们院子里的人都晓得。”

“你们要把他弄到哪里去哟？”牛进军站起来提了提裤腰。

“这个你不管，司令部有安排。”丁建国掏出一包未开封的“朝阳桥”牌香烟撕开封口，发给胡二毛和牛进军各一支，自己也叼了一根在嘴上，划根火柴点燃。

丁建国说的“司令部”牛进军知道，就在解放路靠近“市人委”的那幢红楼里。牛进军曾经跟着丁建国到过那座楼的二层，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见真枪。牛进军看着那些乌光油亮的步枪和冲锋枪，心里就充满了豪情和不怕牺牲的决心。他小声对丁建国说，

让他也保卫一回毛主席，做警卫员或者通讯员都行。丁建国笑着用手在牛进军头上敲了敲说：“你龟儿还小，先当儿童团长吧。”

那天，牛进军还见到了在远处指挥防务的“司令”。丁建国说，“司令”是从中央来的，很有战斗经验，曾经陪毛主席畅游过长江。牛进军听后就用崇拜的眼光看着“司令”，仿佛“司令”就是过去从荧幕上看到的那些英雄们的化身。

牛进军离开丁建国家没有直接去喊罗局长，而是沿着院子的花台走了一圈才穿过堂屋来到后院。罗局长住在后院的小楼上，那是一座中式小楼，青砖灰瓦，枣红色的地板像抹过油似的，照得见上面的人影。楼前也有花台，四四方方的，里面栽着一棵碗口粗的石榴树。牛进军看了一眼树枝上长得还没鸡蛋大的石榴，心里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他终于停在了那扇开着半边的楼门门前。过去牛进军来这里可是从未停下过，他总是像一阵风样地蹿上楼，喊着罗伯伯要这要那。牛进军的父亲曾经和罗局长在一个单位共事，那时的罗局长还是罗主任，牛进军的父亲也是主任，但只管办公室的两三个科员。罗主任很欣赏才华横溢的牛主任，经常让牛主任帮自己修改文件和发言稿。由于牛主任的老丈人一家和罗主任住在同一座院子里，所以牛主任也经常在看完老丈人老丈母娘后去罗主任那里坐坐。这样一来，罗主任和牛主任的关系就变得亲密起来。牛进军从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自然跟罗主任一家熟，到了淘气的年龄，罗主任的家就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牛进军可不像他父亲那样坐在椅子上和罗主任聊天，他到罗主任那里除了吃茶几上放着的水果和花生外，还想着平柜上的糖罐子。罗主任家的糖罐子里经常放着奶糖，牛进军每次吃起来总是没个完。每逢这样的情景，罗主任就会笑呵呵地对牛进军说：“吃吧，多吃点，吃完了再买。”

对于儿子经常去罗主任家海吃这件事，牛主任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他不仅当着护犊子的老丈母娘狠揍了儿子一顿，还及时地给牛进军规定了三件事：不许随便进入他人房间；不许接纳他人的东西；不许说脏话。牛进军虽然不悦，但惧怕他爸牛主任的威严，也就不敢像从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出罗主任的家了。

罗主任是在两年前调任化工局局长的，昔日科委主任一职由原化工局的范局长接任。范局长是罗主任的爱人，所以范局长和罗主任的对调在外人看来，就有点多此一举。比如丁建国他妈就对六号院的人说，这种裙带关系瞒得了哪个？还不是换汤不换药。但牛

主任却不这么认为，牛主任说昔日的罗主任和今天的范主任是两种类型的领导，罗主任强硬、果断，处事有魄力；而范主任则显得谦和、稳妥、善于发扬民主。因此，今天范主任领导的科委与昔日罗主任领导的科委是有很多不同的，而最大的不同就是牛主任被提拔为了科委副主任。

牛主任变成牛副主任后，与罗局长一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牛副主任不仅成为了范主任的得力帮手，还继续承担了罗局长的秘书一职，无论是讲话稿，还是向上级领导汇报的材料，只要罗局长吩咐一声，牛副主任就会像从前一样，哪怕是加班熬夜也要为罗局长准备好。罗局长曾不止一次地对范主任说：“你干脆把他让给我算了。”范主任每次听罗局长说完就回上一句：“你想得美。”

牛进军心怀鬼胎地上楼来到罗局长门前时，罗局长还在午休。罗局长仰躺在光滑的凉席上微张着嘴，鼻子里发出均匀的鼾声。牛进军稳了稳神，用手掌拍打了几下深红色的雕花木门，然后壮起胆子对屋子里的罗局长喊道：“罗伯伯，车子接你来了。”

被叫醒的罗局长显然很不高兴，他一边嘀咕着时间还早，一边懒洋洋地打床上起来。那时牛进军心虚，不等罗局长开门便下得楼一溜烟地往院子外跑去，他要向丁建国报告罗局长已经起床的消息。

丁建国看着打巷子里跑来的牛进军，狠吸了一口掐着的烟屁股，然后拍拍手对胡二毛说：“准备行动。”于是，有七八个红卫兵分两路埋伏在巷子口的两旁，丁建国则拉着牛进军向远处的一家茶铺子走去，他要在那里坐看“走资派”怎样落网。

罗局长是在走出巷子的一刹那被两个红卫兵扭住臂膀摁倒在地上的，紧接着上来的几个红卫兵一边用绳子捆绑罗局长，一边高呼“打倒走资派”。霎时间，大街上的人围了过来，他们有的围着罗局长就开打，有的叹息。突然，人丛中传出一声罗局长的惨叫，随后就听见有人喊“眼睛遭踢爆了！”于是，人群又散开了，两个红卫兵上前将蜷缩在地上的罗局长搀扶起来的时候，罗局长已是血流满面。他一只手捂着右眼，一只手擦着汨汨流淌着的血迹，用颤抖的声音对红卫兵说：“你们不能这样打人。”这时胡二毛大声喊起了口号，人群很快又响应起来，渐渐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胡二毛推了一把罗局长，吆喝着将罗局长押在队伍的前面，把一顶早就准备好的高帽子戴在罗局长的头上，并领头唱起了《革命造反歌》：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
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那时太阳已经过顶，强烈的光芒照耀着罗局长和押着他游行的队伍，向着位于解放路的“司令部”快速移动。只有躲在茶铺里的牛进军吓得不知所措，他看着窗外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战战兢兢地问丁建国：“罗伯伯是不是走资派哦？”

2

牛进军再次见到罗局长已经是三天后的下午了。那时牛进军正和附近街上的几个孩子在巷子里玩“斗鸡”，罗局长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右眼蒙着纱布，头上挂着两处青紫的伤出现在巷子口，把牛进军吓了个鸡飞狗跳。牛进军一口气跑到六号院丁建国的家门口，照着上锁的门踢了一脚，又折返身跑向自家的院子。牛进军趴在屋子里挂有蓝布窗帘的窗户后面，一边喘息着，一边撩起一道缝，看只有一只眼睛的罗局长一步步地走进院坝。那时，牛进军的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他知道罗局长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自己出卖的结果；他还知道这件事要是被他爸牛副主任知道了，自己的小命弄不好也难保。牛进军的脑子冷一阵热一阵地想着，便开始憎恨起了丁建国。他觉得丁建国在处理罗局长这件事情上，完全是在采取欺骗手段，既没有说要把罗局长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有在事后让他牛进军当上红卫兵，得到应有的什么奖励。一切就这样不了了之，弄得他现在左右都不是。牛进军想到这里，不禁暗暗下决心要报复丁建国，给丁建国一个“好看”。

牛进军给丁建国的“好看”是在罗局长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上演的。牛进军知道丁建国晚上起夜喜欢用夜壶，便在了丁建国他妈涮完夜壶后，捉了一条蛇偷偷地放进去。那天

晚上丁建国还是像往常那样，睡到半夜醒来拉开灯，打床上翻身下到地，提起那只质地粗糙的土陶夜壶，准备小解。突然，丁建国的下身像被一根针一样的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他惊叫一声扔掉夜壶。灯光下，丁建国看见地上炸开的陶片和尿渍中，正缓缓钻出一条一尺五六寸长的乌梢蛇。

牛进军在1967年的夏天的确给了丁建国一个“好看”，他在得知丁建国被蛇咬伤后的那个上午，独自躲在屋子里一遍遍地大笑，弄得外公外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牛进军显出一脸的莫名其妙。牛进军一边笑一边想象着丁建国被蛇咬时的情景，脑子里就出现了丁建国的女朋友汪萍的身影。

汪萍也是二十八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家住在军区大院。汪萍不但人长得漂亮，学习成绩也在全年级数第一。汪萍在丁建国当上二十八中红卫兵的头儿之前，一直对他嗤之以鼻。她认为像丁建国这种不学无术的垃圾，总有一天会遭到社会的淘汰。那时追求汪萍的男生很多，有些还是外校慕名而来的，他们都清一色地用讨好的方式接近汪萍，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汪萍不仅不给这些追求者好脸色，还将追得最厉害的两个扇了耳光。一时间，汪萍的名声大噪，成了女生们崇拜的“打虎英雄”。

汪萍之所以最终成为丁建国的女朋友，实在是因为丁建国的手腕不同凡响。丁建国是在1967年的春天当上二十八中红卫兵头儿的。丁建国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那些昔日里没把自己打上眼的人。他不仅将经常批评自己的班主任王老师打成了“臭老九”，还把学校里成绩好的学生，不分男女的一律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的英雄”。惟有对汪萍，丁建国采取了怀柔政策。那些日子，丁建国像一个兄长一样地找汪萍反复谈心，帮助她认清形势，与过去的思想划清界线，拉她站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丁建国还以汪萍的父亲，军区副司令汪定山作为例子，说汪定山之所以能有今天，就是因为识大局，懂得在人民解放军即将攻进城的关键时刻，宣布反蒋起义。丁建国在说这些的时候，汪萍的心里就有种羞耻感，仿佛她的父亲汪定山是革命的投机分子，如果不是革命者宽容，就理应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一般。汪萍哭了，在她一向不屑一顾的丁建国面前。那天中午，汪萍不停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的额头，吐词不清地说：“我只听毛主席的，毛主席要我干啥我就干啥。”

汪萍不顾父母亲的反对，独自搬到了学校。那时的学校已经停课，成了各地红卫兵

搞串联的地方接待站。学校平时没人的时候，教学大楼里除了墙壁上的大字报不时被风吹出一阵阵的沙沙声外，就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了。汪萍将几张课桌往教室的角落里一拼，铺上床单和被子就躺了上去。她望着窗外黑黢黢的一片，心里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刺激。起初的几个晚上，汪萍都要不停地默诵毛主席语录为自己壮胆，直到天色转亮才能渐渐入睡。后来逐渐习惯，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害怕的了。汪萍的革命精神很快得到了丁建国的肯定，丁建国在随后召开的红卫兵誓师动员大会上，向二十八中的全体红卫兵说：“汪萍同学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也就是在那天晚上，丁建国找汪萍谈心，两人刚走到学校后面的树林边，丁建国就一把抱住了汪萍，他像喉咙里卡了一块骨头似的，对一脸惊慌的汪萍说：“我，我爱你！我太…太爱你了！我要和你结成最亲密的革命战斗友谊。”

丁建国在蚊虫肆虐的树林里，三下五除二地就搞掂了汪萍。他事后不无得意地对胡二毛他们说：“这算什么嘛？不就是一个汪萍吗？等革命成功了，老子要好多有好多。”那时牛进军也在场，他看着正拿了一块卤鸡腿往嘴里塞的丁建国，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牛进军心想，革命可真他妈的带劲儿，不仅有吃有喝，还可以搞像汪萍这样的美女。因此，牛进军再看到汪萍时，心里就有了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

牛进军再次见到汪萍，是在丁建国叫他诨罗局长出来的前一天中午。那时，牛进军也是手握弹弓蹲守在院子里那两棵槐树下，正午的阳光照射在水泥地上，散发出一股股带腥甜的焦臭味。牛进军看见汪萍的时候，汪萍刚跨进院子的大门。牛进军跑着迎上去，看看汪萍左臂上鲜艳的红卫兵袖章，就傻笑着问：“是找丁建国的吧？”汪萍没有回答，只是费力地在脸上挤出一丝微笑。牛进军忙说：“丁建国住隔壁六号院。走，我带你去。”

牛进军领着汪萍叫喊丁建国时，丁建国正倒在床上睡觉。他睡眼惺忪地打里间出来，隔着窗户对牛进军骂道：“喊个卵，老子睡个觉都睡不好。”房门吱呀一声开了，丁建国看到了站在牛进军身后的汪萍，他赶紧绽开笑脸对汪萍说：“你来了？快进来，快进来。”汪萍没有进屋，她看了一眼只穿着条短裤的丁建国问道：“为啥子要揪斗王老师？”丁建国用舌头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嘴唇，神情突然变得严肃地说，那是革命的需要。汪萍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她才低下头轻声地说：“我不想参加。”

“那不行。你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你都不参加，哪个还来？”丁建国的声音有些恶狠

狠的。他又看了看牛进军说：“你去玩吧，我们谈点事情。”说完伸手将汪萍拉进屋，“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汪萍极不情愿地参加了王老师的批斗大会，却再也没有勇气去揪斗罗局长。那天晚上，汪萍哭着对丁建国说，罗局长是她父亲投奔革命的引路人，也是她家的大恩人，自己无论如何下不了批斗罗局长的决心。对于罗局长与汪萍一家的关系，丁建国倒是很清楚，因为那不是一段普通的人际交往，而是这座城市的一段历史。

1949年的罗局长是这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成员，罗局长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立师范学校的国文老师。罗局长，也就是罗老师整日里东奔西走，将上级党组织的最新精神传递给各个学校的进步青年，然后再将这些进步青年开展的各种活动汇报给党组织。罗老师这样呕心沥血地干革命，就苦了他的妻子范主任。范主任那时也是地下党员，在江对岸的女子中学教英文。范老师每天除了协助罗老师做好秘密工作，还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和担负起抚养女儿的责任。

罗老师和范老师的女儿是在1949年的冬天出生的，罗老师看着呱呱坠地的女儿，便想起了一句成语——如影随形。

“是啊！这个小生命今后就要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了！”罗老师对躺在床上的范老师说，范老师就想到了给女儿取名。她问罗老师，何不就给女儿取名叫罗影？罗老师看了看躺在范老师身边的女儿，突然高兴地对范老师说：“好啊！这个名字不但有诗意，还暗含了我们的工作性质。你说，地下党员是不是一个个都很像是敌人害怕的影子呀？”范老师听后就故意不屑地逗罗老师：“照你的这种解释，今后我们不都成了女儿的敌人咯？”罗老师愣了一下，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罗老师和汪萍的父亲汪定山再次见面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蒋介石为了负隅顽抗，建立了所谓的大西南防线，妄图与人民解放军对峙。汪定山被任命为城防司令那天，正好也是罗老师喜得千金的日子。罗老师站在屋子的中央，刚和范老师一起取好女儿的名字，就被交通员叫走了。

交通员带着罗老师七弯八拐地来到靠近江边的一间小屋，那里已经有四五个同志在等候罗老师了。罗老师一见其中一位穿长衫戴眼镜的先生，就忙不迭地迎上去和他握手，嘴里连声道：“哎呀！想不到是老领导回来了！”

罗老师的老领导是莫飞同志。莫飞同志曾是1946年以前这座城市地下党的负责人，后因叛徒出卖，莫飞同志的身份暴露，党组织才将他招回了延安。莫飞同志拉着罗老师坐到有些倾斜的床沿上亲切地对他说，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打进城了。为了减少牺牲，让一座完好的城市回到人民的手中，上级党组织决定策反城防司令汪定山，而罗老师就是这一任务的具体执行者。莫飞同志还说，之所以要罗老师担当这个重任，是因为罗老师具备两个其他人不具备的条件，即：罗老师和汪定山不仅是同乡，还是同学。

罗老师是在告别莫飞同志的当天晚上去见汪定山的。汪定山比罗老师年长一岁，曾在同一所中学读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汪定山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他作战勇敢，足智多谋，深得上司喜爱，在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八年里，汪定山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做到了师长。抗战胜利后，汪师长奉命调往西北剿共，由于不愿打内战，汪师长屡遭斥责，军衔再也没能上升到中将。对此，汪定山倒是很想得开。他对夫人林月香女士说：“我汪定山打了半辈子的日本鬼子，总不能再劈几个老乡去封官晋爵吧？”

汪定山对于罗老师的突然出现感到很疑惑，他虽然表现了应有的热情，但还是旁敲侧击地对罗老师说，自己受命于党国危难之际，任何人都休得拿什么亲情友情来做交易。但罗老师却很坦荡地告诉汪定山，他就是来当说客的。罗老师对汪定山说：“你是一个民族英雄，对于蒋介石打内战早就有看法，我不能眼看着我的同乡和同学沦为千古罪人。”那时林月香正怀着汪萍，看见两人说得有点僵，就不停地劝自己的丈夫，说罗老师大老远地赶来，也是为了他们这个家好。现在解放军已经打到城下了，连蒋介石都跑了，你汪司令还守得住吗？那天晚上罗老师走后，汪定山一个人坐在灯光昏暗的客厅沙发上想了很多，他想自己16岁走出陕南那座小县城加入抗日的队伍；想血战台儿庄的将士们血流成河的英勇和悲壮；想半生戎马生涯换来的失落和尴尬……汪定山想着想着天就亮了，他起身去卫生间用冷水抹了把脸，回来对门外的传令兵道：“通知营以上长官，下午三点召开防务会议，迟到者，军法从事。”

汪定山没有想到他召开的防务会议居然变成了属下们集体倒戈的誓师会。那些跟随汪定山出生入死的老部下们，一坐到会议室的椅子上，就毫无顾忌地骂开了。他们愤愤不平地指责长官公署不按标准发给守城将士钱饷，还状告军统保密局的特务对他们进行监视，说着说着就有人喊干脆反了，于是大家便纷纷响应，说只要汪司令发一句话，这

城就献给解放军。那一刻，整个会议室静得连彼此的心跳都能听到。汪定山坐在条形桌子的上首，眼盯着摊开的城防地图，久久地说不出话。他后来对夫人林月香感叹道：“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选择自己的命运，真的是太难了！”

汪定山选择的命运无疑是正确的。他在1949年12月的某一天，大开城门，向全国通电“反蒋起义”。他的部队随后编入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成为国民党军在大陆的一支成建制的起义部队。1950年10月，汪定山率部跨过鸭绿江，参加了威震世界的“抗美援朝”第一、二、三次战役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凯旋回国后的汪定山重新回到原来的军区，先后升任军长和军区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后”晋升为中将。

汪定山率领部队反正后，便成了罗老师的亲密朋友。他常常当着夫人林月香的面，对罗老师说：“你和莫飞同志是我投奔革命的引路人，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那时，罗老师已经调到科委工作，成了罗主任。罗主任听后就摆着手对汪副司令道：“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嘛，有没有我们，结果都是一样。”

罗局长和汪副司令两家在同一座城市里一呆就是20年，其间罗局长的女儿罗影和汪副司令的女儿汪萍都已长成了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罗影比汪萍大几个月，因从小受母亲范主任爱好的影响，学习拉小提琴，初中未毕业就被招进了部队文工团。这样一来，汪萍在罗影走后，就成了罗局长家的另一个女儿。无论是在平时，还是逢年过节，汪萍都要去看望罗局长和范主任，还常带一些稀奇古怪的礼物去逗他们开心。所以，丁建国要汪萍去揪斗罗局长，无疑相当于让汪萍拿把刀刺自己的心。

3

其实，汪萍已没有机会揪斗罗局长了。就在罗局长挨批的那天上午，汪萍的父亲、军区的汪副司令汪定山也被“专案组”的人带走了。消息传到汪萍那里的时候，她正在学校的操场上独自沉思。她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受人尊敬的罗局长会成为“走资派”？她回想着那些与罗局长家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眼泪就止不住一串串地往下掉。操场上很静，打东方升起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射在撒着炭碴的跑道上，散发出一股股的焦臭味。

汪副司令被带走的消息是家里的保姆找到学校来告诉汪萍的。那时汪萍正站在操场边的树荫下为罗局长是“走资派”而难过，保姆看见汪萍眼里流下的一串串泪珠，还以为她已经知道了汪副司令被带走的消息，便安慰说：“小萍啦，你也不要太难过，汪副司令是好人，他不会有事的。”汪萍起初听着并未在意，停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睁大眼睛看着保姆惊恐地问道：“你说啥子？我爸？我爸咋个了？”

汪萍跟随保姆回到家时，林月香已哭成了个泪人儿。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用手支着太阳穴不时地打着气隔。汪萍一见母亲，还是那句问保姆的话：“我爸咋个了？”林月香看了看已经半月未归的女儿，想回答又回答不上来，一着急又忍不住地放声哭了起来。

汪定山汪副司令被专案组带走这件事，确实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其中也包括丁建国。丁建国那天站在茶铺子门口看着流泪的汪萍，底气不足地说道：“你先回去吧，我到司令部去问一下。”那时，罗局长刚被胡二毛一伙带走，牛进军站在丁建国的身后看着汪萍，心里就一阵阵地发虚。他知道汪萍和罗局长一家的关系，也知道汪萍五岁的时候就会打枪。但牛进军很快又明白了眼前的一切，汪萍是来找丁建国帮忙打听她父亲汪副司令被专案组带走这件事的。现在的汪萍已经不是什么红卫兵小将了，她只是“走资派”、“叛徒”或者“特务”的“狗崽子”了。牛进军松了口气，他再次看了看汪萍，很坦然地从腰间抽出弹弓，一阵风样地向院子里那两棵槐树跑去。

牛进军自从丁建国被蛇咬后，脑子里浮现出了汪萍的身影，就再也止不住这身影带来的各种想象。他惊奇地发现汪萍对于这些想象的重要，如果某个想象中没有汪萍的身影，那简直就不是什么想象，只是一堆枯燥、平庸且毫无生气的思维垃圾。牛进军在那些充满了对汪萍想象的日子里，每天都想着一件事，去看汪萍。

汪萍已经不是红卫兵了，她和林月香被专案组勒令搬出军区大院，住到了郊区农场旁边的一座简易平房里。林月香白天参加农场劳动，晚上就趴在油灯下写1949年冬天，丈夫汪副司令起义前的情况报告。林月香写着写着，眼泪就浸透了桌上的稿纸，她想哭又不敢哭，只能看着熟睡中的女儿偷偷地抽泣。

其实，汪萍那些时候并没有睡着，她每天装着早睡的样子是不愿和林月香多说话。汪萍的心里同样很痛苦，她每每想到自己被革命队伍抛弃和失去了的战友，就悔恨自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尽管汪萍不相信父亲汪副司令有什么问题，也不相信丁建国说的，